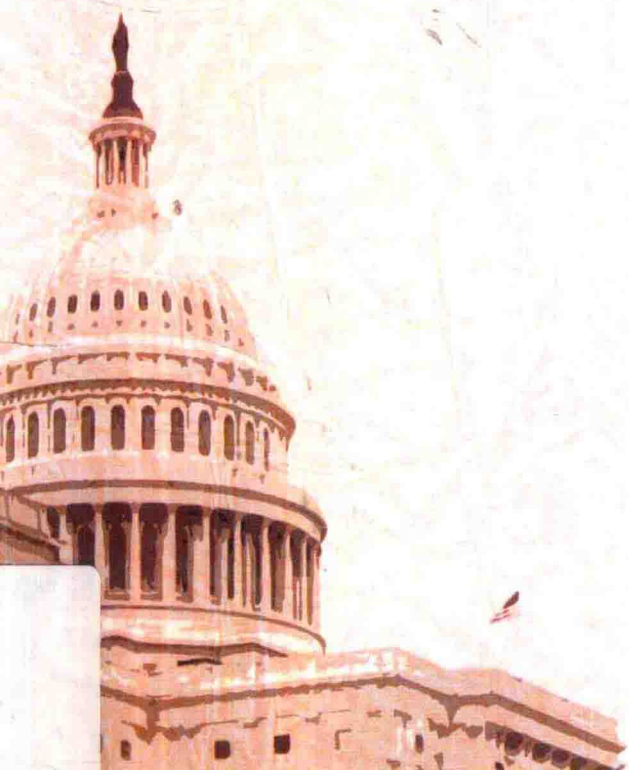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16)

宗教与美国社会

■ 第十六辑 ■

徐以骅·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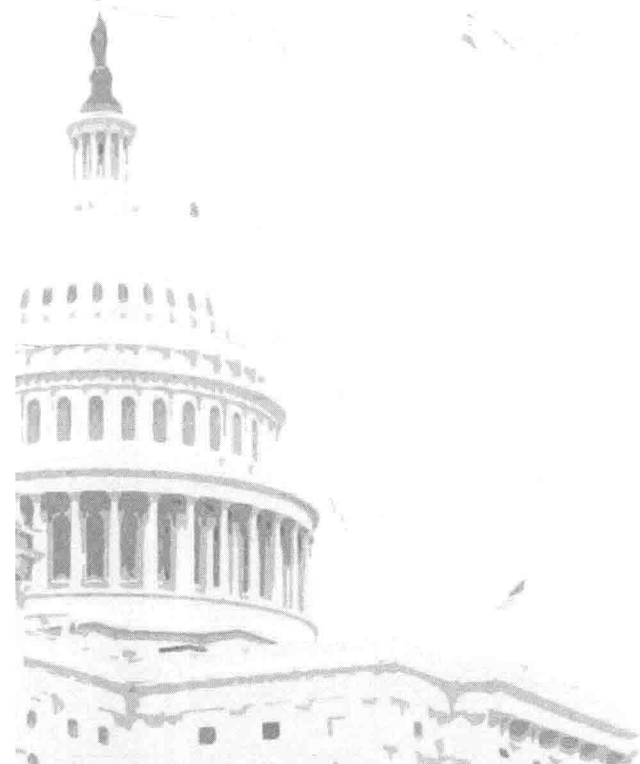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RELIGIÓ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16)

宗教与美国社会

■ 第十六辑 ■

徐以骅·主编



时事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16辑/徐以骅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95-0158-7

I. ①宗… II. ①徐… III. ①宗教—研究—美国
IV. ①B928.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8422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23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中心

《宗教与美国社会》为 CSSCI 来源集刊

《宗教与美国社会》编委会成员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 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秦 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高校智库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刘 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章 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刘倩洁（学术秘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
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目 录

本辑代序

- ◆ 大国宗教(代序) 徐以骅 (3)

美国宗教

- ◆ 美国伊斯兰朝觐研究:组织方式、挑战和对策 李 立 (13)
- ◆ 宗教和政治行动
[美]肯尼斯·D. 沃尔德(Kenneth Wald)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Allison Calhoun-Brown)著
..... 章志萍译 徐以骅校 (30)
- ◆ 最高法院为何改变了它对政府资助宗教机构的看法:远不只是因为共和党的任命
道格拉斯·莱科克(Douglas Laycock)著 张远和译 (82)
- ◆ 公共场所宗教标志案件的司法审查:基于美国
最高法院判例的分析 张明锋 (104)

宗教与国际关系

- ◆ 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历史与身份意识 邓皓琛 (121)
- ◆ 控制与荫蔽:现代缅甸宗教政策的
逻辑 王康宇 秦 倩 (154)
- ◆ 天主教远东传教格局重组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
——从17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远东传教
来看(1650—1700) 谢子卿 (198)
- ◆ “地缘宗教”视角下的以色列耶路撒冷政策
..... 张 璇 (219)
- ◆ 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
[美]罗伯特·R. 比安奇(Robert R. Bianchi)著
..... 钮 松译 (238)

宗教史

- ◆ 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
..... 陈艳艳 李 勇 (265)
- ◆ 宗教改革的延续——16世纪英国清教运动
探析 邵政达 (281)
- ◆ 著(译)者简介 (300)

CONTENTS

Preface

Religion as a Diplomatic Resource *Xu Yihua* (3)

American Religion

American Hajj Study: Organization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Li* (13)

Religion and Public Opinion
..... *Kenneth D. Wald & Allison Calhoun-Brown* (30)

Why the Supreme Court Changed Its Mind About Government Aid to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t's a Lot More than Just
Republican Appointment *Douglas Laycock* (82)

Judicial Review on Publicly Sponsored Display of Religious
Symbol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Zhang Mingfeng* (104)

Relig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rabs in Latin America: Their History and

Identity *Deng Haochen* (121)

Control and Patronization: The Logic of Religious Policy in

Contemporary Myanmar *Wang Kang Yu & Qin Qian* (154)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oman Catholic Far East Miss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A

Case Study on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Xie Ziqing* (198)

Israel's Jerusalem Policy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religion

..... *Zhang Xuan* (219)

Hajj by Air *Robert R. Bianchi* (238)

Religious History

O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s of Henry VIII's Religious

Reform *Chen Yanyan & Li Yong* (265)

A Study on the Puritan Movement in the 16th Century

England *Shao Zhengda* (281)

Contributors (300)

本辑代序

大国宗教（代序）

• 徐以骅

〔内容提要〕 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我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沟通和交流是宗教的天然属性。由于宗教作为我国民间交流载体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必将国家外事功能过多地赋予我国宗教，也无需对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作泛公共外交的解读。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 大国宗教 国强教弱/强国强教 中国
美国

因笔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美两国，总想对两国的宗教做一番比较研究。但两国的宗教国情大相径庭，宗教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实难找到共同之处。如简单粗暴地加以比较的话，两国宗教似乎也确实存在某些可比性，其中之一就是“大国宗教”。

“国强教弱”或“强国弱宗教”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般看法。所谓“弱宗教”是指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以及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较弱等。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印象。鉴于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宗教性和虔敬度是很难准确测量或加以比较的。

所谓“国强教弱”说法的另一不足，就是忽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梵蒂冈教皇国，大国在宗教信徒和宗教机构上的绝对数值，以及本国宗教所凭借的物资条件、社会基础乃至国家地位，均非小国宗教所能比拟。就中国而言，虽然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但近两亿宗教信徒的绝对数值，却超过世界上包括一些传统大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我国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虽然可能较弱，但我国宗教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却远非许多全民信教的国家所能及。如同经济发展水准和国力评估一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而一国宗教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因此，与“国强教弱”相比，“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尤其是中国宗教国际影响力的更好描述。

与中国所谓“国强教弱”相比，美国则容易给境外人士留

下“强国强教”的印象。其实一些美国宗教研究的学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的约翰·F. 威尔逊（John F. Wilson）教授就指出，尽管宗教在美国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未得到充分认识，甚至被“云遮雾罩”，这是由相当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联邦制政治设计和多元且弱势的政府结构，给了宗教和宗教团体以极大的自由和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宗教对社会和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宗教机构和宗教运动能量的大量外溢、丰富灵便和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克里斯玛型权威而非法理型权威的路径依赖，使美国宗教呈现了明显的稀释效应或弥散化倾向，在许多情况下宗教的存在和影响难以名状，若有若无，隐而不彰，因此常被熟视无睹。^①

近40年来随着基督教福音派的兴起以及宗教政治化转向，宗教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凸显，但包括宗教右翼在内的美国宗教团体不仅受制于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且陷入被描述为“文化战争”的内部撕裂。尽管关于美国宗教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蓝州”和“红州”的左右对峙等等说法，常常被批为夸大其词，以偏概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所谓“文化战争”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场“文化口水战”或“想象的战争”，更多地表现在政治精英而非大众层面，因此“宗教并非美国政治的主要分割线”。^②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部纷争或“窝里斗”是美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无论在国内政坛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理论角度来说，政教分离的国家很难

① 参见〔美〕约翰·F. 威尔逊著、徐以骅等译：《当代美国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三章。

② Kenneth D. 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xth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1), p. 199.

产生其国内“教坛”由具有强烈保守和排他色彩的基要派教会团体全面把持的局面，而“强宗教”（strong religion）正是目前学界用来描述宗教基要派属性的主要形容词之一。^①因此，“大国宗教”可能也是对美国宗教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更好描述。

当然，尽管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就一般而言，在软硬条件上大国宗教均得天独厚。如笔者在《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的序言中所言，一个国家的宗教海外辐射力和竞争力主要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构成。硬件包括圣地圣物、宗教人口、传教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神学院校、宗教传媒等；软件则包括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和实践、宗教和神学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以及宗教的社会受尊重度等。^②作为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在宗教上派系众多，各自为政，但仍凭借着其包括各种教会组织、宗教领袖、宗教慈善事业、宗教传媒、神学院校、传教组织和宗教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庞大的“宗教基础设施”和“宗教出口业”，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在宗教领域最具扩张性和对外投射力的国家之一。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为我国宗

①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and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② 徐以骅：“从‘信仰中国’到‘信仰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教互动”，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五辑），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教硬件建设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我国全方面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际人文交流的拓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为我国宗教团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交流平台。“缠头赤足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宾”，宋元时期因“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并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古泉州港（刺桐港）的历史，就生动讲述了国际商贸往来促进中外宗教融通的古代故事。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群体。与我国其他宗教团体相比，佛道教是中国在世界上“真正有话语权”^①的宗教，拥有最大的国际宗教交流的资源和能力。我国佛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近年来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

当然，目前我国各大宗教团体对外交流呈不平衡态势，在教与教、软件和硬件、输出与输入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即使是那些被认为在世界范围话语权较弱的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其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教会人才的绝对数值仍十分可观，并且因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持续不断的宗教中国化进程而以独特的身份和贡献立足于世界宗教之林。由于各种原因，宗教在国内是“数字泡沫”较少的领域之一，因此我国宗教的对外影响力还有被低估的可能性。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我国宗教的基础设施、神学思想、体制建设、研究水准和话语权不仅与国际水准有较大的差距，也与我国不断增长的文化事业和总体国力不相匹配。因此作为大国宗教，我国

^① 谷棣：“听释永信讲述少林外交”，《环球时报》，2017年9月15日第7版。《环球时报》记者谷棣对释永信方丈采访中释永信的原话是“中国真正有话语权的宗教就是佛教”。

宗教和宗教团体仍有不少在短时间内难以补齐的短板，其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

大凡宗教都有遁世与入世、救心与救世、内圣与外王、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等各种不同取向和旨趣。宗教无论大小，也都有安民济世的普世情怀。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大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宗教还扮演着重要程度不等的角色。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宗教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战争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和宗教组织曾是美国在草根层面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世界人民心目中“美国大众形象的塑造者”。^① 不过，美国在对外输出宗教模式和理念的同时，也向世界输出了“美式民主”，助推了美国霸权，使美国海外传教事业成了帝国主义的“道德伴侣”和“随军牧师”。在过去 100 多年的时间，美国就先后进行了五次宗教在其中发挥重要动员作用和合法化功能的大型战争，即“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这些战争被专门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学者称为“美式圣

^① R. Pierce Beaver, "Missionary Motivation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in J. C. Brauer, ed., *Reinterpretation in American Church History*, vol.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113; 另参见徐以骅：“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研究的新趋势”，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63—264 页。